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一一五回 王紀先大獲全勝 鍾太保敗陣而回

且說朝天嶺上失火，把兩個印信俱都丟失。玉仙一急，教寨主給她找印，眾人追趕了半夜，印也丟了，人也沒拿著。玉仙一賭氣，上寨東去了。眾寨主全都是面面相覷，問臧先生，這事怎麼辦才好？臧能說：「論說咱們這山寨猶如銅牆鐵壁一般，外有滾龍擋，水有中平寨，早有臨河寨，山路四百里，又有墩鋪，怎麼會有人到咱們這上頭來？哎呀！有了。只要把後面拿住的那兩個人帶過來問問他們，定是他們的餘黨。」立刻派嘍兵到後面，把李珍、阮成帶過來。嘍兵答應，去不多時，進來回話，說：「大事不好了，李珍、阮成那兩人，被人家救出去了，並且殺死我們七個伙計。」王紀先一聽，大叫一聲，往後一仰，幾乎氣死。哇呀呀呀的嚷叫了半天，說：「豈有此理！明天與三千戶，決一死戰！」眾人在旁邊勸解。次日，剛才吃畢早飯，忽聽山下連聲炮響。嘍兵過來報說：「馬尾江來了許多船隻，是君山飛叉太保鍾雄，準是替大宋國前來與我們開兵打仗，特來報知。」王紀行先一擺手，嘍兵出去。傳令要眾人至中平寨，親看來人的動作。大眾出來下山，到臨河寨上船，奔至中平寨，支上千里眼，往外面觀看。就見那邊船隻，剛靠馬尾江的東岸。王紀先見那邊，齊齊整整纛旗飄揚，船上的人，虎視昂昂，耀武揚威。王紀先看畢，暗暗的搖頭。與眾人說：「你看他們君山，水旱八百里，真乃是名不虛傳。」正在議論之間，忽見有一隻小舟，撲奔竹門，把話說完，將那支箭射將進來，上面綁定戰書。嘍兵撿拾過來打開，教臧先生讀了一遍，原來是定下明日正午，兩下裡要開兵打仗。王紀先說：「好，明日立午，與他們決一勝負！」嘍兵告訴了侯建。侯建駕船回來，上虎舟回稟鍾雄，將下戰書，他們的回言說了一遍。到了次日早晨，用了早飯，暗暗將密令傳將下去，然後三聲炮響，將二隻麻陽戰船別開，四隻兵船，分於左右，當中的大虎頭舟上，鍾雄披掛齊整，於捧令旗令箭。四員偏將，兩旁站立。後面是八臂勇哪吒王鏞督押後隊，在二隻飛虎舟上。眾船隻離竹門約有一里之遙，剛要派人過去討戰，忽見裡面三聲大炮，竹門一開，一行行，一溜溜，一對對，一排排，從裡面出來了許多船隻。當中的一隻龍頭鳳尾的舟船，裡面是大寨主王紀先，兩旁四隻大船，一隻是王紀祖，一隻是入河太歲楊平滾，一隻是廖習文，一隻是廖習武。就是楊平滾那只船上，身後站著四員偏將，餘者也是兵船，慣習水戰的，俱都是身穿短襖，花布手中纏頭，全是二三十歲，年力精壯，一排長撓鉤，一排鉤鏢槍，一排分水鉤，一排雙手刀，透著威風殺氣。王紀先見鍾雄，四鳳亮銀盔，爛銀抹額。兩朵素絨桃，後面單有一朵朱纓飄灑。穿一件冰凌刻絲魚鱗甲，九吞八紮，內襯素羅袍，上繡朵團花，下繡海水蘆芽。獅蠻帶八寶攔成。肋佩純鋼二刃雙鋒寶劍，綠鯊魚皮劍匣，金什件，金吞口，藍挽手走穗飄垂。前後護心鏡，光華燦爛，遮槍擋箭，猶如雨注秋水漾清泉。絆甲繡九股攔成。背後五根護背旗，白緞地上繡金龍，被風一擺，旗尖亂動。脊背後單有一個皮囊，插著八桿飛叉，又頭寬鉤三寸五，又桿長有六寸，又桿上拴著一個紅綉子條兒，在兩肩頸旁邊飄灑。來人並不知是什麼物件，若要用它，一回手把叉抽出來，打出去百發百中，來人就得受傷。故此人稱他是飛叉太保。再瞧下面，當中是魚尾片片龍鱗，兩扇征裙遮住馬面，白緞子底上繡團花，大紅中衣，五採花戰靴橙於足下。身高七尺，面如團粉，眉清目秀，鼻直口闊，大耳垂輪，三縷長髯。左手抱定令字旗、令箭。身後一人，捧定一桿五鉤神飛亮銀槍。左有黃壽、楊泰，右有賀昆、穆順，俱是手提大刀，一個是青龍偃月刀，一個是鑄金月象鼻刀，一個是大砍刀，一個是三尖兩刃刀。王紀先一見，暗暗誇獎。鍾雄看王紀先，大紅緞子紮巾，赤金抹額，大紅緞子箭袖袍，繡大朵團花，半副掩心甲，獅蠻帶，肋佩鋼刀，面似薑黃，紅眉金眼，一部黃鬚鬚。身後一人，與他扶著一支巨齒金釘狼牙槊，手中也並沒有令旗、令箭。船兩邊站著些嘍兵，是王紀先的小隊，一排短刀手。

二船相隔不遠，鍾雄早就抱拳帶笑說：「對面來的，敢是朝天嶺的王寨主爺嗎？請了。」人講禮義為先，樹講花果為原。王紀先見鍾雄滿面春風，一團和氣，不能這一見面就要打仗，也說道：「請了，前面敢是君山的寨主？寨主請了。」鍾雄說：「久聞王寨主之大名，如雷貫耳。你居住朝天嶺，稱孤道寡，任意逍遙。如今你歸順王爺，大事一敗，玉石皆焚。依我的金玉良言，急流勇退，保住身家性命，也不失朝天嶺的所在。倘若癡迷不醒，大事一敗，悔之晚矣。你若要受萬歲爺的招安，我作個引見之人，闔山的嘍兵歸降大宋，那才稱得起是知時務者，日後可以掙個蔭子封妻。」鍾雄話言未了，王紀先一聽，氣滿兩肋，說：「好鍾雄，滿口亂道！你也受過王爺的厚恩，可惜王爺失了眼力。按說王爺待你可也不薄，一旦之間歸降大宋，怕死貪生，你怎麼對得起王爺千歲？你今日既敢前來，咱們決一勝負。」鍾雄說：「你作賊下之賊，我用好言相勸，你是善言不聽，悔之晚矣。」王紀先說：「不用饒舌。」就見那船往前走動，回手接他的狼牙架，兩隻船頭已經臨近。鍾雄一回手，就把飛叉拿將過來，對著王紀先就是一叉，聽見嘯一聲，正中在胸膛之上，那叉啞啞一聲，撞將回來，掉在船板之上，把鍾雄嚇了一跳。一回頭叫人預備五鉤神飛槍。當時往下傳令，頃刻間鼓聲大作，所有的船隻，一齊走動，畫鼓頻敲，各船上一齊動手。鍾雄這邊一掌號，全都跳入水中，水戰的水戰，旱戰的旱戰，頃刻之間，鍾雄這裡，就打了敗仗。君山之人這一敗陣，朝天嶺的兵將往下追趕。鍾雄叫鳴金收兵，朝天嶺也就鳴金收兵。皆因有個緣故：君山的策應從兩旁出來，往上一攻，八臂勇哪吒王鏞，帶領了二隻飛虎舟，前一排四口人，全是搬山弩箭，淨打朝天嶺船上之人，後一排四口人，全是小梢弓無羽箭，往水內射朝天嶺水內之人。朝天嶺這才鳴金收兵。所有水內之人，朝天嶺的人奔西，君山的人奔東。朝天嶺的兵，俱奔竹門，一查點，寨主一名沒傷，嘍兵之內，共死去二三百餘名，除此之外，有幾個受傷的，全入中平寨去了。眾人俱都歡喜，把寧夏國五百名兵留在中平寨，七雲鵬也留在中平寨，大寨主、二寨主仍然奔大寨，下令犒賞嘍兵，就不把君山之人放在眼內了。

再說鍾雄收兵之後，聚集眾寨主，查點數目，死了幾個嘍兵，受傷的數百個，就在船上養傷，眾家寨主俱都不願意，說：「這一戰總是贏他一陣為是，這一來挫損軍威，豈不被他們朝天嶺之人洋洋得意？」鍾雄微微一笑說：「你們焉能知曉，用兵之計，真真假假，虛虛實實。」原來這朝天嶺打這一仗，鍾雄先下一道密令，許敗不許勝，眾人俱都不解其意。忽有人進來通報，蔣四大人求見。鍾雄說：「請！」蔣爺進來，同著南俠、金槍將于義、金錨無敵大將軍于奢。原來打仗之時，蔣爺同南俠、閻正芳等一千眾人俱在岸上，瞧見的明白。胡小紀、鄧彪、胡列三個人，鑽入水中，搶上朝天嶺的三個嘍兵去。大眾見君山打了敗仗，依著艾虎、馮淵、白芸生、盧珍、韓天錦、于義、于奢、劉士杰這些人，要搶朝天嶺的船，幫著君山打仗。蔣爺把他們攔住說：「這是鍾雄用兵之計，你們不可下去。」後來見鳴金收兵，大眾回三千戶，到廟裡，胡小紀、鄧彪、胡列換衣襟，把三個嘍兵捆上帶進來，蔣爺問話。蔣爺見三個兵丁，水淋淋的衣服，倒捆二臂跪在地下，苦苦的哀告求饒，蔣爺說：「只要你們三個說了實話，饒你不死。」三人異口同音說：「我們不拘什麼言語，只要我們知道的，不敢隱瞞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寨中那個東方玉仙，前天夜間，拿出來的那一個開封府印，到底丟失了沒有？」嘍兵說：「不但那一個印，連臧知府的印，全都丟失了，到如今也不知曉是什麼人盜去。」蔣爺又問：「還有我們兩個被捉的人，在你們寨中，是死了還是活著哪？」嘍兵說：「被捉的那二位，更奇怪了，本打算要與你們調換，不料就在丟印的那一夜間，把兩個人全部丟了，並且還殺死我們七個嘍兵，至今也不知道是誰？」蔣爺一聽，暗暗歡喜，對著閻正芳說：「大哥聽見了沒有？這你可放心了罷，定是叫咱們自家人救了。可不知是誰？」閻正芳也是歡喜。蔣爺心生一計，同著南俠，與于義、于奢帶著三個嘍兵，出廟奔水面，叫船隻渡將過去，上大虎頭舟，見鍾雄細說拿住嘍兵之事。鍾寨主一聞此言，當時叫人，將拿住的嘍兵帶將進來，細問山中道路，問明之後，把嘍兵囚在後船之上。鍾雄與蔣四爺，耳邊低聲議論打朝天嶺的主意，非如此如此不能成功。蔣爺大笑，說：「好計，好計。」要問議論什麼主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